

杨黎明

## 爱的迁徙

早上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吵醒。翻看手机，看到日期才恍然记起今天是“元旦”。这标志着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旧的一年已悄然逝去。不知咋的，心里突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或许是感觉时间过得太快，弹指一挥，又过去了一年。这不，春节的气息已在爆竹声中沸腾。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我揪心的时刻。总是为回不回家过年这事，内心挣扎着。心里似乎总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说回家，另一个说不回家。从内心情感上讲，我也渴望回家。这和每个在外漂泊的人一样，也渴望和亲人团聚，尽情享受其乐融融的家庭温情。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每次回家过年总会莫名其妙地引发一些家庭矛盾，搞得身心疲惫，毫无乐趣可言。因此，每年的这个时候，对我来说都是痛苦抉择的时刻。

记得去年临近回家之际，七岁的小外甥问我：“舅舅，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两个家？一个是外面住的家，一个是老家？”这话让我感到很吃惊，也让我一时无从作答。真不敢相信这是一句出自七岁稚童的话。看着他扑闪扑闪的双眸，恍若一个小哲学家在审视和阅读生活，并提出一个颇具哲学意义的命题：人生到底有几个家，什么样的地方才算是真正的家？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降临在一个以一夫一妻为基础结构的组织中。法律将这种组织定义为“家庭”。不置可否，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最早、最原始的家。或者说，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家。因为它给予我们衣食住行和爱，抚育我们长大成人。

终于有一天，为了追寻我们心中的梦想，不得不挥别父母，奔向远方。从此，成为一位寻梦的游子，漂泊在各个城市，奔波在他乡的路上。自此，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角落，栖身疲惫的身体。这些“角落”即使简陋，但是我们也愿意称之为“家”。因为它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可以为我们褪去奋斗的疲惫，甚至可以让我们的疗伤。

但这个“角落”之家，只能寄存我们的躯体，并不能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

直到某一天，在某一座城市遇上了彼此相爱的人。于是，携手一路同行。一起奋斗，一起经营共同称之为“家”的角落。从此，这个“角落”之家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正是这种特殊的含义，支撑起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二个家。

可当我们驻步回首来路之时，会发现我们来的路，已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可起点上曾为我们送行的两个人，依然在那里翘首遥望。他们是谁？不错，是抚养我们长大成人的生身父母。他们盼望着儿女能常回家看看。

于是，为了博取前途，也为抚慰父母，我们不得不开始在两个谓之“家”的地方来回奔走。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

眼下，又是一年春节时，虽然一票难求，但人们依然苦苦求之。甚至徒步千里，也得回到父母健在的家中，吃上一顿团圆饭。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心中，不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释放情感的方式。人们需要通过这种民族传统节日，来表达对亲人、爱人的关怀。因此，春节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亲人间相互传递情感、表达爱的平台。理解了这这个真义，便等于回答了小外甥的问题。

人生到底有几个家？其实亲人分散在多少个不同的地方，就有多少个家。换言之，有亲人，有爱、有牵挂的地方便可谓之“家”。

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我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来回奔走着、辛苦着、也幸福着。如同候鸟，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和温暖，我们不辞辛苦地万里“迁徙”。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爱的迁徙。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心里都觉得：值！

## 新年颂

■ 杨少峰

新春佳节百花艳，喜览湖城跨越攀。  
工业腾飞商客旺，交通发达畅连环。  
农村巨变换新貌，城市景优展美颜。  
宏伟蓝图期大展，前程似锦胜江南。

## 冬天的消息

■ 路光汉

冬天的消息  
从屋檐的冰凌开始  
冬天的消息  
从凄冷的冻雨开始

被雪覆盖的城市  
覆盖不住  
我们对季节的向往

被风席卷的乡村  
席卷不走  
我们对往事的眷恋

站在冬天的门槛  
我们将冬天的消息  
群发

立于冬天的河畔  
我们将冬天的消息  
漂流

在没有雪的地域和国度  
冬天的消息是一幅画  
在没有四季的陌生城市  
冬天的消息是一首诗

在画中  
冬天 铭刻成最隽永的风景  
在诗里  
冬天 凝固成最永恒的意象

那年冬天，正当人们购年货、贴对联、放鞭炮，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就要来临的时候，我被批准回家探亲了。

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

参军入伍4年多，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时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几回梦里又踏上魂牵梦萦的那片土地，尽情地投入母亲的怀抱。这个愿望终于就要实现了。

当我提着大包小包心急火燎地赶到家乡的小村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农村到底比不上城市，没有灯火阑珊流光溢彩，更多的是一片寂寞和安静，除了偶尔有几声淡淡的鞭炮声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动静。

走进村口，穿过小街，一拐弯就到了我家的巷子口，大老远抬头一望，啊！只见长长的巷子尽头，我家门口的上方，一盏红灯笼在闪着光亮，在那样黑黑的夜晚，越发显得耀眼光辉，那的确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那盏灯笼的照耀下，我心情高兴地走进家门，与等候了一天的

父母亲人拥抱团聚，尽情地享受着难得的欢乐。

父亲从院子里拄着拐棍对我说：“孩子，我琢磨着你好几年没回家了，从南京回来那么远，到家准是晚上了，没个光亮怕你走错了门，挂一盏灯笼照照路吧。”

母亲也接着对我说：“你最爱吃大锅菜了，我炖了一大锅猪肉粉条白菜，快吃吧。”

我一掀开锅盖，就闻到了香喷喷的味道，那可真是久违了的家乡土菜啊！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生我养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土地。

家是什么？此刻，我感受到了那就是大门前给我照亮路口的红灯笼。

小时候，家里贫穷，爷爷、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共九口人，靠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吃饭。由于家里人多劳力少，加上山坡地干旱，庄稼

收成不好，一年到头分不了多少粮食，因此常年累月就是靠吃红薯过日子。全家人住着三间土坯房，睡在两个土炕上，家里那个穷啊，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即使是那样，我们家却是尊老爱幼，幸福美满，生活得其融融。

肖继勇

## 家门口的红灯笼

融。

童年的记忆中，我经常是一进家就在院子里喊“妈，我渴了！”母亲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很快从屋中的水缸里盛一碗水说：“来，儿子，慢慢喝。”

还有的时候，我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有放下就嚷：“妈，我饿

了。”母亲马上起身登上木墩，从房梁上挂的干粮篮子里拿来一块红薯，递给我说：“剥剥皮儿，快吃吧。”

这就是我那贫穷简陋但却令人无限向往的家。

家，也有磕磕拌拌闹矛盾的时候。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一句话产生了误会，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甚至吵吵闹闹，但一解释一沟通也就烟消云散了，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每当走进这个家门的时候，我都会非常怀念当年那些令人

难忘的岁月。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父亲已经离世，母亲也近80岁高龄，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一个只有三口人的小家，却也继续演绎着温暖的故事。老辈留下的好传统在发扬光大。

一进家门，就会看到对面墙壁

朱文娟

## 真情换真心

日本社会关系学专家谷子博士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富翁为了测试别人对他是否真诚，就假装生病住进医院。

结果，那富翁说：“很多人都来看我，但我看出其中许多人都是为了分配我的遗产而来的，特别是我的亲人。”

谷子博士问他：“你的朋友来看你了吗？”“经常和我有往来的朋友都来了，但我知道他们不过是当作一种例行的应酬罢了。”

“还有几个平素和我不睦的人也来了，我想他们肯定是听到我病重的消息，幸灾乐祸来看热闹的。”

照他的说法，他测验的结果就是：根本没有一个人对他有真正的感情。

谷子博士就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苦于测验别人对自己是否真诚，而从来不测验自己对别人是否真诚呢？”

其实，这个社会上谁都不傻，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虐待假意，怎么能寄希望人家对你真心实意呢？

回志新

## 长发情结

坐在理发椅上，听理发师的剪刀“喀嚓”在发间游走，心里的疼痛无法遏止。年轻的理发师轻描淡写：头发嘛，剪了还会长。我还他以苦笑。我该怎样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述说与头发有关的心底的纠结？而男人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女子的长发情怀。剪刀落下，分明是那些与青春有关与爱情有关的逝水年华。

男惜须，女爱发。许是天性吧。小时候头发黄黄的，梳两根麻花辫，活像干豆角。总是望着邻家姐姐两条油黑发亮的长辫子发呆。什么时候自己也有那一甩头的骄傲与温柔。那时总是催着母亲给剪头发，因为听人说头发剪得勤才会长得好。不知这招真的管用，还是别的原因，上中学时，一头黄发渐渐变黑，像褪了绒毛的丑小鸭，有了些许白天鹅的身影，那种惊喜自不必说。

从此再也舍不得剪发，将渐长渐长的一头黑发梳成高高的马尾，在肩头飘啊飘。那时住校，每周只有半天时间能回家，除了来回路上的时间，其余差不多都花在了头发上。那时还没听说过护发素，就独创了一种护发方法——将头发洗净，然后打一个鸡蛋和勺倒在头发上，轻揉几分钟，冲洗干净。这种法很麻烦，需要反复清洗头发，不然就会留有鸡蛋的腥味，但效果确实不错，一头长发越来越黑，谁见了都夸，一颗小小的心便像风筝一般，忽忽悠悠飞起来了。

上高中时，流行烫刘海，毫不犹豫去烫了，然后将马尾辫换成披肩发。去学校报到时，一起报名的新生都把我当成了老师。初次听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就是在那年，一颗善感的心，猝不及防被他略带沙哑沧桑的娓娓诉说击中，原来，一个女子长发的归宿是一个男子的心啊。

当第一场恋情落幕，毅然剪掉蓄了多年的长发，只是没有想到剪去了三千烦恼丝，心依然像秋夜的露滴般寒凉。才明白此情不关长发，不过是缘尽情难了。

以后便不再留长发，长及肩头就去剪掉，任由理发师弄出各种花样。后来，遇见牵手一生的人，他好像不太注意我的头发，也没有像歌中所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每每我的头发长长一些，他总是在枕边咕咚：痒。然后不耐烦地拨开。

年华渐逝，那些长发飘飘的梦想如同青春一样，消失在烟火红尘中，不留片痕。一日，在电视上，当那个华语歌坛圣父般的老人再次唱起那首歌时，过去的光阴瞬间扑面而来，挡都挡不住。我去理发店剪掉了一头卷发，重新蓄起了长发。不为爱情，不为怀旧，只为关乎缠绕女人一生的长发情结。



尧园

徐宣冬

## 围炉夜话

在我的记忆里，最感温暖的地方，是生着火盆一家人团聚的老家灶间。

天暖的时候，每次饭熟，母亲就将灶膛里还燃烧着的炭火装在灶边的炭瓮里盖上木板灭火成炭，装满一瓮之后就收在炭袋里，预备着天冷的时候取用。秋去冬来，天冷的时候，晚间母亲烧饭时，就在灶边的火盆里添上平日积攒起来的木炭，用火钳将灶膛里大块的炭火

陆续地搬到火盆里，片刻功夫，火盆里就有了红红的炭火，在等待吃饭和睡前的那段时间里，灶间里的温馨将屋外的严寒隔绝在门外。一家人围坐着，再也不想走出这个屋子，不想离开温暖的灶间。

少年离家到如今中年，在外求学谋生，定居在外地，一年难得回乡数次，如今，昔日低矮漏风的房子早已经换成了新房子了，但每回冬天归乡，自家的灶间仍是我很贪恋的地方。母亲仍然像昔日那样在天暖的时候预备下炭火，等着秋冬时节我们回家团聚时用。

每次闻听我们要回乡，母亲会早早宰杀了平日养得肥壮的牲畜，一家人就这么忙碌着弄些好吃的，母亲仍然习惯用木柴烧火做饭，灶膛里几乎不断火，灶台就热气腾腾的，饭菜都是自家预备的，不算丰盛，但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围坐在火盆边暖暖的，哪也不想去。等晚饭后，收拾了碗筷，在余温尚

存的灶台边，母亲总不时添加木炭，将火盆的火生得红红的，大家围着火盆话家常，在闲聊中就能轻易地苏生起往昔的岁月来。我们这些子女就将这一年来值得庆贺的事拿出来抖抖，说说来年的打算，规划着老人们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说着天南地北的闲话，给小辈的孩子分点压岁钱，给老人递上表孝心的零花钱。如此的围炉夜话年年都有，不管以前是在漏风的老屋，还是如今迁居的新房，年复一年，温暖的灶间是一样的，只是谈论的话题已经不一样，围坐的人多了大了。习惯于沉默的父亲母亲安静听着我们的闲侃，他们脸上的微笑，融在这暖洋洋的灶间里。

夜渐深时，火盆里的炭火逐渐暗淡，大家都有些倦意了，才陆续安歇。

这样的灶间，这样围炉夜话，只有在老家才有，只有年迈的父母亲健在才有。那温暖的不仅是火盆里的炭火，更是老人跟我们一起说着闲话这段温馨的时光。

陈明俊

## 串串馆的怀抱

这是一个幽静、雅致的所在，是可以让身心作短暂停泊的地方。坐在窗下，看外面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人在店内啜饮，心却可以自由地在外游弋，窗外合适的风景让你感到彻底的放松。

串串馆能伸出亲切的手，沙沙摩挲着你，有些像小时候到了外婆家的感觉。在那里，你就是快乐的王子，可以尽情地张扬个性。在那里，你的嗅觉，除了触摸别具特色的味，还可以找到温暖，是没有造作的温暖。你坦然而坐，不必顾忌什么形象，抛开绅士或淑女的身份，大马金刀，咧着嘴巴，摇头晃脑，甚至可以甩掉笨重的外套，露出真实的汗味。

在小饭馆里，菜品是一道道风景。羊肉片、鲜鱼片、黑木耳、白豆干……一串串，放在菜架上，你捡喜欢的装在大方盘里，你的胃，你的食欲，都阔门大开。尽管里面拥挤、嘈杂，还有些破旧，但这就是一种原生态。可以顺着飘荡油烟味的街道寻找到自然、热情、淳朴的风情。如果在圆月当空的夏夜，就着徐徐清风湿几串豆干，喝几口老酒，应运而生的感觉那叫惬意。数九寒天，

披星戴月，面前是一锅热气腾腾红油汤，拿起几串菜向锅里放下，那份发自内心的温暖叫做满足。

串串馆亦俗亦雅，闲眼之余，叫上三五个好友，上一瓶普通的白干，各式荤素串串直往锅里投，没有名利的纠缠，没有虚情假意的应酬，不为什么，仅仅为了奔波后的一种短暂的休闲。在此起彼伏的猜拳声中，人就情绪高涨，不知不觉，也许你就醉了，趴在桌上就人事不省。两三个女友，也可以闲闲地坐在那里，为减肥的女人只点素的，一边悄悄聊着知心话，一女就是个把小时，老板不会有不高兴的表情。

不知道什么原因，作为身份的标志，有些有钱人只去什么超级食府、大酒店、美食城，有玻璃幕墙的高楼在嘲笑小饭馆的寒酸。年轻人的节奏不断被机器的轰鸣打断，中年人的友谊被生意场上的残酷冻结，能约上几个知己去串串馆，真的十分奢侈。喧闹的小饭馆，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

串串馆的热烈朴实，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温暖怀抱。

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人民保险·造福于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PICC Property and Casualty Company Limited

本版编辑  
缪峥嵘